

皇清經解卷五百八十八

學海堂

古文尙書撰異

金壇段大令

玉裁著

多士第二十一

周書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維用告商王士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
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勅殷命終
于帝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翼殷命

孔本翼作弋釋文曰弋馬本作翼義同正義曰鄭元王肅本
弋作翼王亦云翼取也鄭云翼猶驅也玉裁按弋翼古音同
在第一部訓取者讀翼爲弋也孔本作弋者因馬王之說而
改經字也

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

為惟天明畏我聞曰上帝引逸

論衡語增篇經曰上帝引逸謂虞舜也舜承安繼治任賢使

能恭已無為而天下治

論衡自然篇周公曰上帝引佚上帝謂舜禹也舜禹承安繼

治任賢使能恭已無為而天下治玉裁按此今文尙書說也

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鄉于時夏

釋文鄉許亮反按鄉衛包改嚮

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

釋文泆又作佾馬本作肩云過也按失聲合聲古音同在第

十二真臻部

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

比甸四方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

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

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祇惟

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

喪罔非有辭于罰

史記魯周公世家曰多士稱曰自湯至于帝乙無不率祀明

德帝無不配天者在今後嗣王紂誕淫厥佚不顧天及民之

從也徐廣曰一作敬之也其民皆可誅周多士玉裁按其民皆可誅即

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也周多士三字譌贗史記

此節當移乃作多士作毋逸之下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有命曰割殷告敕

于帝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予亦念天卽予殷大戾肆不正王曰猷告爾多士猷道也道導也猷告者導告也孔傳釋為以道告汝眾士非語意偽周官云若昔大猷正與偽傳出一手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

隸釋漢石經殘碑惟天命元朕不敢有下闕王裁按此今文尚書然也王氏鳳喙云无字誤為元脫違字其說非也漢石經無不作无

唐石經初刻有後誅無四字後摩去重刻為有後無三字初刻字形尚隱然可見蓋依孔傳增誅字

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今爾又曰

顧亭林曰又曰石經監本同今本作其曰

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爾

論衡雷虛篇人君罪惡初聞之時怒以非之及其誅之哀以憐之故論語曰如得其情則哀憐而勿喜紂至惡也武王將誅哀而憐之故尚書曰予惟率夷憐爾王裁按此今文尚書也夷肆古音同第十五部憐矜古音同第十二部矜從合聲讀如鄰自誤從今聲而古音亾矣

非予罪時惟天命王曰多士

石經尚書殘碑罪時維天命王曰告爾多下闕此今文尚書

也惟作維多告爾字

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逝

逝當是本作邊衛包改之釋文他歷反今本作他力誤也

比事臣我宗多遜

遜壁中故書當是作遜

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邑

于茲維予惟四方罔攸賓

傳云無所賓外與馬云卻也同義徐音賓是也陸云如字非

孔意

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

石經尚書殘碑茲維予維四方罔攸賓

此字今鈔本刻本皆作責顧廣圻據漢隸

字源作賓

賓字也

亦維爾 下闕 按漢人不以避諱改經字一字石經

雖亾而多士篇維字兩見可以知伏生經文作維非以火行

忌水之故擅改經文也曹丕一詔本屬無稽學者勿為所惑

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尙寧榦止

榦唐石經已下作幹今更正榦从木執聲若从于則兩聲無

形矣

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

釋文曰啻徐本作翅

子亦致天之罰于爾躬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榦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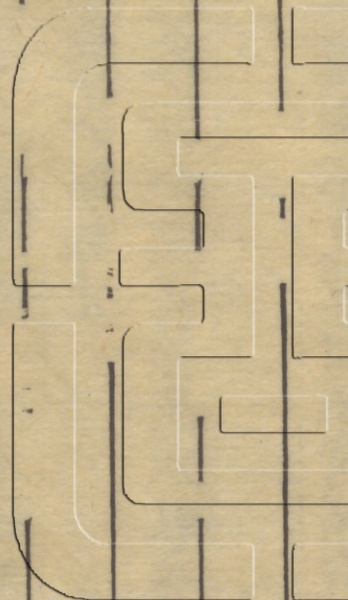
年于茲維爾小子乃興從爾遷王曰

石經尚書殘碑有年于茲維爾小子乃興從爾遷王

下闕

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

唐石經或言二字初刻是二字摩去重刻致每行十字者成
九字矣初刻隱然可辨或言之閒多一字諦視則是誨字與
傳教誨之言合雜語亦有誨言二字也



皇清經解卷五百八十八終

嘉應生員楊懋建校

皇清經解卷五百八十九

學海堂

古文尙書撰異

金壇段大令玉裁著

無逸第二十二 周書

師古於翼奉傳鄭崇傳杜欽傳谷永傳引尙書無逸篇皆云
尙書亾逸之篇也然則師古所據尙書本作亾逸也

無今文尙書作母逸今文尙書作劼亦作佚漢石經殘碑本
篇母劼于遊田母兄曰可證史記周本紀作無佚魯世家作
母逸其字參錯不一以世家作母爲不誤王伯厚困學紀聞
云無逸尙書大傳作母佚母者禁止之辭其義尤切玉裁按
王所據大傳作母今雅雨堂刻大傳作無誤也今大傳本作
佚困學紀聞云大傳作逸誤也失佚逸三字多通用是日史

記魯世家漢書谷永傳皆作毋逸皆今文尙書也漢人多失
讀爲佚如酒誥女無失之類蔡中郎斟酌古今而爲勅字
又按史記魯世家周公歸恐成王壯治有所淫佚乃作多士
作毋逸蒙上文淫佚而言則逸字之本作佚可知 又按廣
雅釋詁三曰媼媼媼勅遊敖契戲也釋言曰勅媼也此正今
文尙書舊說媼疑當作媼集韻引作媼媼與媼同也
周公曰烏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
之依

論衡儒增篇尙書毋佚曰君子所其毋佚先知稼穡之艱難
乃佚者人之筋骨非木非石不能不解故張而不弛文王不
爲弛而不張文王不行一弛一張文王以爲當

補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嘒
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

按今本作諺非也偽孔傳曰叛諺不恭正義曰論語由也諺
諺則叛諺玉裁按論語由也嘒字本從口五且反集解引鄭
元曰子路之行失於嘒嘒也皇侃義疏本不誤釋文嘒音半
反本今作畔今本釋文改大書嘒字爲叛而邢昺則依陸所
見別本作畔嘒此經文改嘒爲諺傳及正義改嘒嘒爲叛諺
蓋始於衛包誤認嘒諺爲古今字也王弼論語注云嘒剛猛
也剛猛與不恭義略同後儒釋論語者謂嘒同諺謂諺訓俗
語因訓嘒爲粗俗仲氏子可謂之粗不可謂之俗豈有見義
必爲縵袍不恥車裘不私如仲氏子而或以爲俗者古書所

引諺皆老成典刑之言說文曰諺傳言也絕無俚俗之解而
从口之字義復絕殊尙書字誤蔡氏乃釋為習里巷鄙語皆
由不解𠵼𠵼為何語耳𠵼𠵼二字在漢人當是常語在令人
則不能通此所以貴講說也偽孔傳𠵼𠵼不恭蓋襲古說作
𠵼者古文尙書也作憲者今文尙書見洪氏所錄石經尙書
殘碑若汗簡所載諺之古文云見古文尙書者不必從也
論語釋文𠵼音半反𠵼五旦反玉篇由也𠵼魚肝切史記仲
尼弟子列傳正義𠵼音岸然則尙書亦宜音岸宋刊經典釋
文影鈔本在蘇州朱文府所
盧弓父借之校刊新本云諺五旦反韻書諺無五旦之
音蓋唐初經文作𠵼故音五旦反天寶改𠵼為諺至開寶又
改釋文之𠵼為諺而五旦之音未改也刊注疏者改為魚戰

通志堂刊釋文改作魚變而此字之本作𠵼無可考矣此原
委井然可言者近盧氏本獨此條不依宋刻改正

漢石經殘字畫之艱難乃劫乃憲既延不則侮厥下闕此今

文尙書也按稽嗇古通用廣雅釋言曰劫鴇也曹憲音逸與

石經合𠵼作憲誕作延則其義未聞

周公曰烏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

昔在中論作在昔

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

嚴釋文曰馬作儼按嚴儼古通用

漢石經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亮以民祗懼下闕史記魯世

家治亦作以祗作震此今文尙書也度與亮音不相涉亮與

量音同自量猶自度也治呂同在古音第一部祇震異部而音轉取近如咎繇謨祇敬夏本紀作振般庚震動漢石經作祇柴誓祇復之魯世家作振皆是也

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

史記肆作故以詒訓字代之也享作饗與石經同

其在高宗時舊勞於外

其在高宗句絕時中論作寔釋詁時寔同訓是

爰暨小人作其卽位

暨商頌謚作洎

乃或亮陰三年不言

論語憲問篇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禮記

喪服四制篇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又曰書云高

宗諒闇三年不言此之謂也史記魯世家乃有亮闇三年不

言尚書大傳殷傳曰書曰高宗梁闇三年不言何謂梁闇也

傳曰高宗居凶廬三年不言白虎通爵篇尚書曰高宗諒闇

三年又四時篇尚書又曰諒陰三年論衡儒增篇高宗諒陰

三年不言公羊文九年注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闇漢書五行

志高宗承敝而起盡涼陰之哀玉裁按諒涼亮梁古四字同

音不分平仄也闇陰古二字同音在侵韻不分侵覃也大傳

釋梁闇爲居廬鄭注闇讀如鷦鷯之鷦謂廬也其注禮記尚

書皆用大傳說上字讀爲梁讀爲者易其字也下字讀如鷦

讀如者釋其音也大雅涼彼武王韓詩作亮白虎通釋禫於

梁甫之義云梁信也然則古同音通用之法可見矣

又按史記或作有此今文尙書然也下文亦罔或克壽論衡作亦罔有可證論衡引今文不改字

其惟不言言乃雍

史記魯世家雍作謹檀弓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二年不言言乃謹鄭注謹喜說也言乃喜說則民臣望其言久坊記子曰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謹鄭注高宗殷王武丁也名篇在尙書謹當為歡聲之誤也其既言天下皆歡喜樂其政教也王裁按史記作謹今文尙書也記與今文尙書合然則今又不盡非古文不皆是於此可見王肅私定家語亦作謹注云尙書作雍蓋以古文尙書正今文尙書也禮記多出於漢

初同今文尙書者多矣

又按喪服四制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卽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載之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三年之喪君不言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此之謂也王裁按據此似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乃尙書成語非翦截母佚篇文也坊記以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謹係之高宗云鄭注名篇在尙書然則亦非母佚語高宗篇當是殷時佚尙書

又按晉書廿杜預於泰始十年議皇太子喪服引書傳云亮信也陰默也為聽於冢宰信默而不言王裁按此所引卽孔

安國論語注而云書傳者大略之詞猶云於傳有之耳僞作尚書孔傳者用此信默爲無逸傳其實論語孔注亦是僞作非安國所爲何晏無識得以售其欺也

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於小大無時或怨

魯世家嘉作密玉裁按太平御覽九十一東觀漢紀序日書

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聖之至要也乾乾夕惕寅畏皇天帝

王之上行也明德慎罰湯文所務也密靜天下容於小大高

宗之極至也肅宗兼茲四德以斷常作繼祖考臣下百僚力誦

聖德紀述明詔不能辯章豈敢空言增廣以累日月之光密

靜天下容於小大槩括無逸篇文也與史記密靖殷國正合

是可證今文尙書作密古文尙書作嘉司馬子長劉珍等皆

用今文尙書原文非以密訓嘉也其辯章字亦今文尙書之

一證 密之訓安也詩公劉止旅乃密毛傳密安也說文宓

訓安以宓爲宓假借之灋也 魯世家邦作國無時或二字

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

五十有九年漢石經作百年漢書五行志說高宗攘木鳥之

妖致百年之壽楚元王傳劉向說高宗有百年之福杜周傳

杜欽說高宗享百年之壽論衡氣壽篇高宗享國百年周穆

王享國百年并未享國之時皆出百三十四十歲矣又無形

篇高宗有桑穀之異悔過反政享福百年又異虛篇高宗改

政修行享百年之福此皆用今文尙書也

按魯世家作五十五年既不同今文復與古文不合 鄭君

詩謚曰湯受命伐桀定天下後世有中宗者嚴恭寅畏天命
自度治民祇懼不敢荒寧後有高宗者舊勞於外爰洎小人
作其卽位乃或諒闇三年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
至于小大無時或怨此三主有受命中興之功時有作詩頌
之者玉裁按所引皆古文尙書也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作其卽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
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
立王

唐石經三十作卅

漢石經或怨肆高宗之饗國百年自時厥後下闕此今文尙
書也

魯世家其在祖甲不義惟王久為小人于外知小人之依能
保施小民不侮鰥寡故祖甲饗國三十三年其文在高宗饗
國五十五年之下與古文尙書同而漢石經高宗之饗國百
年自時厥後隸釋所載殘碑緊接不隔一字洪氏云此碑獨

闕祖甲計其字當在中宗之上以傳序為次也云計其字者謂以每行若

千字計之洪於殘石得辜較每行字數也是今文尙書與古文尙書大異考殷本

紀太甲稱太宗太戊稱中宗武丁廟為高宗漢書王舜劉歆
曰於殷大甲曰太宗大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為母逸

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戒成王儻非尙書有太宗二字司馬王
劉不能凡造賈誼曰顧成之廟稱為太宗景帝元年申屠嘉
等議曰高皇帝廟宜為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宜為太宗之

廟實本尙書據此則今文尙書祖甲二字作太宗二字其文
之次當云昔在殷王太宗其在中宗其在高宗不則今文家
未由倒易其次第也今本史記同古文尙書者蓋或淺人用
古文尙書改之殷本紀曰帝甲淫亂殷復衰與國語帝甲亂
之七世而隕相合太史公既依無逸篇云太甲稱太宗則其
所謂淫亂殷復衰者必非古文尙書之祖甲可知也王肅注
古文尙書而云祖甲湯孫大甲也先中宗後祖甲先盛德後
有過此用今文家說注古文而不知從今文之次則太宗爲
湯孫太甲從古文之次則祖甲爲祖庚之弟帝甲各不相謀
也從王肅及僞孔叢子之曲說則後文自殷王中宗及高宗
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豈先盛德後有過之云乎故知自殷王
中宗及高宗及祖甲今文尙書必云自殷王太宗及中宗及
高宗此無可疑者此條今文實勝古文古文祖甲在高宗之
後則必以帝甲當之帝甲非賢主雖鄭君之注亦不得不失
之誣矣

漢書宣帝紀贊侔德殷宗周宣師古曰殷之高宗玉莪按師
古誤也殷宗兼太宗中宗高宗言之漢人今文尙書說也
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
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

漢書鄭崇傳諫哀帝曰周公箴戒曰惟王不知艱難唯耽樂
是從時亦罔有克壽論衡語增篇云經曰惟湛樂是從時亦
罔有克壽後漢書荀爽對策陳便宜引周公之戒曰不知稼

稽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時亦罔或克壽 自
時厥後四字作時一字或作有三家相合此今文尙書也古
文尙書自時厥後四字複舉上文古或有二字音義皆同如
不或亂政史記作不有治政乃或亮陰史記作乃有亮闇皆
古文作或今文作有之證後漢書作罔或恐有改之者
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漢書杜欽傳欽說大將軍鳳曰書云或四三年

中論天壽篇書曰在昔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
祇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寔舊
勞於外爰暨小人作其卽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惟言乃雍
不敢荒寧嘉靖殷國至於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

十有九年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卽位爰知小
人之依能保惠庶民不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知小人之勞苦
惟耽樂是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
六年或三四年徐氏所引書大段與今本合高宗不曰百年
祖甲次武丁後徐氏所習者古文尙書也

周公曰烏呼厥亦惟我周

尙書大傳云書曰厥兆天子爵系之無

當作

佚白虎通爵篇

云書無逸篇曰厥兆天子爵攷之於經漢人曰亾爲無蓋古
文尙書厥亦惟我周五字今文尙書駁異如此如心腹腎腸
爲優賢揚割申勸爲厥亂勸思曰睿爲思心曰容王啟監厥

亂爲民爲王開賢厥率化民也近盧氏召弓校白虎通釋爲
尙書亾篇逸篇謂尙書大傳有此文蓋後人誤據竄入玉裁
按盧說近是如尙書曰大社惟松東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
惟栗北社惟槐亦見白虎通北史劉芳傳藝文類聚太平御
覽皆引云尙書逸篇而初學記及郊特牲正義竝作尙書無
逸篇正是此類但尙書大傳言書曰者皆確然可信兆天子
爵者卽兆基王迹之謂也謂白虎通無逸字爲後人竄入則
可謂大傳爲據白虎通竄入則非

大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卽康功田功徽柔懿共

漢石經功田功徽柔懿共按隸釋載石經嚴恭寅畏作恭維
正之共作共分別如是而徽柔懿共亦作共則漢時不作懿

美恭敬解也攷僞孔傳釋徽柔云以美道和民釋懿恭云以
美政恭民此必經文作共故云共民共民猶給民也卽下文
所謂供待也正義曰以此柔恭懷安小民似正義始誤解因
之衛包擅改開寶中擅刪釋文之共音恭矣今更正作共
尙書供給字通作共而恭敬字作恭畫然迥別石經存字甚
少亦較然可證也左氏則供恭字皆通作共一書自有一書
之例

懷保小民惠鮮鰥寡

漢書谷永傳對策異事云經曰懷保小人惠于鰥寡與漢石
經合隸釋云石經懷保小人惠于矜下闕谷用今文尙書也

惠鮮恐是惠于之誤于字與羊字略相似又因下文鰥字魚

旁誤增之也

自朝至于日中吳不皇暇食用咸和萬民

釋文曰吳本亦作仄 皇今本作遑俗字疑衛包所改也下文則皇自敬德鄭注皇謂暇謂寬暇自敬可以證此之不从是矣皇暇晏文同義爾雅釋言惶暇也凡詩書遑字皆後人所改如不遑啟處不遑暇寐之類不皇假寐與不皇暇食句法正同古假暇通用如假日即暇日非趙盾假寐之云也楚語左史倚相云周書曰文王至於日中吳不皇暇食惠于小民唯政之恭按惠于小民即上文懷保小民惠鮮鰥寡也唯政之恭即下文以庶邦惟正之供也左史摘舉不以次爾董仲舒傳周文王至于日昃不暇食師古曰昃亦吳字

文王不敢盤于遊田

晏子諫下篇曰昔文王不敢盤遊于田故國易而民安于游字互易

西京賦盤于游畋李注尚書曰不敢盤于游畋

以庶邦惟正之供

正國語作政漢書谷永傳引下文惟正之共亦作正按古政正通用此作正爲長供國語作恭當是本作共後人改之今本國語至於作於惠于作于十字之間字體乖異故未可信也

倚相說母劾子張說說命觀射父說呂荆惟楚有材可謂盛矣

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

魯周公世家曰周公歸恐成王壯治有所淫佚乃作多士作

毋逸毋逸稱爲人父母爲業至長久子孫驕奢忘之以亾其

家爲人子可不慎乎

此槩栝相小人云云大意

故昔在殷王中宗嚴恭敬

畏天命自度治民震懼不敢荒寧故中宗饗國七十五年其

在高宗久勞于外爲與小人作其卽位乃有亮闇三年不言

言乃謹不敢荒寧密靖殷國至于小大無怨故高宗饗國五

十五年其在祖甲不義惟王久爲小人于外知小人之依能

休施小民不侮鰥寡故祖甲饗國三十三年

此下多士稱云云當別爲一節

乃轉寫

文王日中具不暇食饗國五十年作此以誠成王

周公曰烏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

民惟正之供

隸釋載漢石經尙書殘碑酒毋劾于遊田維

闕字

共與古文

大異攷漢書谷永傳對災異引經曰繼自今嗣王其毋淫于

酒毋逸于遊田惟正之共正與石經合石經維下共上所闕

必正之二字漢時民間所習章奏所用皆今文尙書其毋淫

于酒毋逸于遊田維正之共此今文尙書也則其毋淫于觀

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共此古文尙書也古文今文

之乖異如心腹腎腸歷爲優賢揚歷則剗剗爲臏宮剗割

頭庶黥往往而是或疑無逸此文爲僞孔竄改非也僞孔於

今文所有多襲馬鄭之舊不得因其僞作今文所無乃并其

真者而不信也供蓋今文古文尙書皆作共字谷永傳引書

而釋之日未有身治正而臣下邪者也度其意亦訓共為供如顏師古釋以正身恭已而讀曰恭則經文惟之字不可通古文尙書蓋本作共字偽孔釋以供待天寶閒遂改為供也古文苑漢酈炎遺令書汝無逸于巨無洎于酒語意襲今文尙書

王伯厚漢藝文志攷說漢世諸儒所引尙書異字以萬民惟正之共此引古文尙書也今未檢得出何書

無皇日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不則有愆

漢石經殘碑共母兄日今日下闕今文尙書作母兄古文尙書作無皇也下文則皇自敬德石經殘碑作則兄日敬德鄭注皇暇也言寬暇自敬王肅本皇作况注日况滋益用敬德

王蓋據今文以改古文也此皇字鄭亦當訓暇王亦當作况訓滋益詩小雅常棣况也永嘆况或作兄兄是古字况是今字大雅桑柔倉兄填兮召旻職兄斯引三毛傳皆云兄滋也韋昭國語注云况益也母兄日者母益日云云也秦誓我皇多有之公羊傳作而况乎我多有之尋秦誓詞義則兄亦訓皇暇矣尙書大傳日君子之於人也有其語也無不聽者皇于聽獄乎鄭注皇猶况也然則皇蓋齊言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

漢書楚元王傳劉向上奏日臣聞周公戒成王毋若殷王紂翼奉傳奉上疏日書則日王毋若殷王紂

後漢書梁冀傳袁著詣闕上書日周公戒成王無如殷王紂

論衡譴告篇云周公勅成王曰毋若殷王紂毋者禁之也按無作毋受作紂者今文尚書然也凡古文尚書受字今文皆作紂古文不言紂今文不言受 又按師古翼奉傳注云周書亾逸之篇曰周公曰烏虘毋若殷王紂之迷亂酗于酒德哉與今本尚書不合

酏唐石經作酗

周公曰烏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譴張為幻

說文解字第三篇言部譴字下第四篇予部幻字下皆引無或譴張為幻無胥字

爾雅釋訓侂張誑也郭注書曰無或侂張為幻亦無胥字而

作侂為異玉裁按此句無胥字為是上文三胥字皆君臣相與之詞此胥字不倫下文人乃或譴張為幻亦無胥字蓋因偽孔傳有相字而增之也譴釋文曰馬本作斬攷楊雄國三老箴作侂張詩陳風傳箴作侂張後漢書皇后紀作斬張皆同音隨用

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

漢石經厥不聖人乃訓變亂正刑至于下闕聽作聖無之乃

二字無先王之三字此今文尚書也聽聖字古音同部而古文尚書作聽當是襲衛賈馬鄭之本汗簡取字下注聽字亦聖字一字兩讀蓋非也

又按秦泰山碑皇帝躬聽史記作躬聖見廣川書跋躬聽謂事無小大皆決於上至以衡石量書也

兩否則字恐皆丕則之誤上艾丕則有愆康誥篇丕則敏德此處文理蒙上直下恐不似今人俗語云否則也古然否字則祇作然不

周公曰烏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

今文尚書此文次第當不如是見前

厥或告之曰小人怨女詈女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

漢石經則兄曰敬德厥愆白朕之愆允

下闕

黃伯思東觀餘論引石經則兄自云今兄作皇隸釋引石經則兄曰云孔作皇自黃與洪所見皆宋初所出石搨非有二也東觀餘論自當作日一時失檢耳

啻徐仙民本作翅見上篇音義

此厥不聽人乃或譁張為幻曰小人怨女詈女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

聽今文尚書當亦作聖

周公曰烏呼嗣王其監于茲

漢石經公曰於戲嗣王臨于茲無其字此今文尚書也此篇言烏呼者七今文尚書皆當作於戲曰石經殘碑篇末於戲

皇清經解 卷五十九
嗣王監于茲知之匡謬正俗所謂古文尙書皆作烏呼今文尙書皆作於戲也

廣川書跋曰洛陽昔得石經尙書殘破不屬天命自度碑作亮惠鮮鰥寡作惠于矜寡乃逸乃諺既誕作乃勃乃憲既延治民祇懼作以民肆高宗享國五十九年作百年按廣川所錄與黃氏洪氏皆合而有脫字

皇清經解卷五百八十九終

嘉應生員楊懋建校

皇清經解卷五百九十

學海堂

古文尙書撰異

金壇段大令 玉裁 著

君奭第二十三 周書

周公若曰君奭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

墜當是本作隊衛包所改

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棊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烏呼君已曰時我

釋文曰終馬本作崇云充也

隸釋石經尙書殘碑道出于不詳於戲君 闕 白時我此今文

尙書也終作道祥作詳烏呼作於戲

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

皇清經解 卷五百九十一
我後嗣子孫大弗克共上下

傳以奉訓共衛包改作恭非也

遇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

漢書王莽傳羣臣奏言書曰我嗣事子孫大不克共上下遇
失前人光在家不知命不易天應棊諶乃亾隊命此今文尙
書也

弗克經歷嗣前人共明德

共訓奉衛包改作恭非也

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冲子又曰天不
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

釋文曰我道馬本作我迪

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
有若伊尹格于皇天

論衡感類篇周公曰伊尹格于皇天

在大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大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
巫咸又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率
惟茲有陳保又有殷

燕召公世家曰君奭不說周公周公乃稱湯時有伊尹假于
皇天在大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假于上帝巫咸治王家在
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般率惟茲有陳保
又有殷玉裁按震澤王氏本率作卒誤

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

秉德明恤小臣屏侯旬矧咸奔走

釋文於下文孔傳音義曰奔又作本走又作奏音同玉裁按

詩大雅子曰有本奏其音當本讀平聲奏讀上聲為協 羣

經音辨引矧咸奔走奔布忖反

惟茲惟德稱用又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

文選王褒四子講德論曰書云迪一人使四方若卜筮此蓋

今文尚書之文與古文尚書異也事使二字篆體相似而李

善注引尚書曰迪一人有事四方若卜筮無不是孚孔安國

曰迪道也孚信也今孔本經文迪作故事下有于無作罔傳

文無迪道也孚信也六字但今本與李善所據不同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文永念則有

罔命厥亂明我新造邦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

其集大命于厥躬

禮記緇衣篇君奭曰昔在

今本在昔宋本昔在疏云往昔之時在上天則宜从昔在

上帝

周田觀文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鄭注古文周田觀文王

之德為割申勸寧王之德今博士讀為厥亂勸寧王之德

樓所藏宋本禮記岳珂所謂舊監本也作厥亂勸寧王之德無之字二者皆異古文似近之割

之言蓋也言文王有誠信之德天益申勸之集大命于其身

玉裁按此謂記所引周田觀文王古文尚書作割申勸寧王

其句法與漢書注古文隔為擊古文台為嗣正同今博士讀

者謂夏侯歐陽尚書也讀猶習也謂博士所習也此於讀字

逗與他注言讀為者不同不云今文尚書而云今博士讀者

漢時謂伏生本爲尙書謂孔壁本爲古文尙書無今文尙書名目也

集韻十四太劄居太切制斷也書劄申勸寧王之德鄭康成讀玉裁按鄭注緇衣云割之言蓋也言文王有誠信之德天蓋申勸之然則蓋是詞助集韻謂割有居太切鄭康成讀則可易割爲劄訓斷制入太韻而云鄭康成讀則不可鄭尙書何嘗有劄字宋次道家古文尙書及汗簡乃有之 集韻入聲十二曷割古作劄按劄乃劄之譌劄卽太韻之劄字从人亡人亡者劄字也太韻作劄形亦誤

古字割害通用如堯典方割割害也大誥降割馬本作害害與周篆體略相似此古文作害記緇衣作周之理也若作劄則與周絕遠此宋次道家古文尙書之不可信也

王伯厚藝文志攷說漢世諸儒所引異字有劄申勸寧王之德按此句見集韻非漢儒所引也

惟文王尙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閔天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

疑亦本是大字衛包改泰

有若南宮括

釋文曰南宮馬本作南君

又曰無能往來

漢書朱雲傳容身保位人能往來師古引君奭篇人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亦惟純佑

古文苑漢樊毅修西嶽廟記天惟醇佑萬國以康

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

釋文曰冒馬本作勛勉也玉裁按勛今音許玉切古音勛與
冒皆音懋而懋通作勛是以顧命冒貢馬鄭王作勛贛盤庚
懋建今文尙書作勛建也

崔瑗侍中箴曰昔在周文創德西鄰勛聞上帝賴茲四臣此
引君奭作勛聞與馬本同且冒勛字異而皆下屬爲句

惟時受有殷命哉武王惟茲四人尙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
威咸劉厥敵

說文十四篇金部曰鐳殺也徐錯曰說文無劉字偏旁有之
此字又史傳所不見疑此卽劉字也从金从卯刀字屈曲傳

寫誤作田爾玉裁按楚金說是也

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

說文四篇目部曰眇低目視也从目冒聲周書曰武王惟明
玉裁按許所據者壁中故書也蓋孔安國以今文讀爲冒字
若然則壁中眇字不必訓低目視矣

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女奭其濟小子同未位誕
無我責收罔勛不及耆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
格

釋文云鳴鳥本或作鳴鳳者非

公曰烏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
猷裕我不以後人迷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女作女民極曰

女明勛偶王在夏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公曰君告女朕允保奭其女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

釋文否方九反當是本作不方九反薛氏季宣作亞卽其不字也

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女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茲至

按監本汲古本皆作茲攷說文艸部茲字下云艸木多益水部滋字下云益也常棣召旻毛傳云況茲也韋昭注國語云況益也然則茲滋古通用

惟時二人弗戡其女克敬德明我俊民

俊足利古本作峻說見洪範

在讓後人于丕時烏呼

盧氏文弼據正義云周公言而歎曰補公曰一字於烏呼上顧氏廣圻云非也玩言而歎曰之云則知與烏呼君已同不當有公曰也

篤棊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威成文王功于不息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公曰君子不戢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公曰烏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祇若茲往敬用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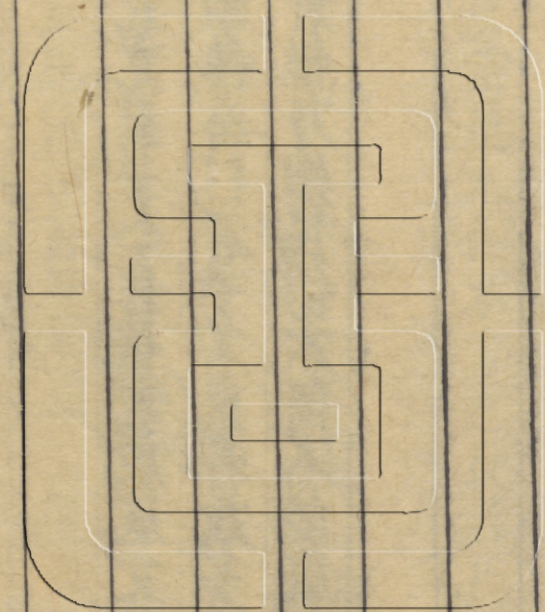
皇清經解卷五百九十終

嘉應生員李恆春校

皇清經解 卷五百九十

段大令古文尙書撰異

六



皇清經解卷五百九十一

學海堂

古文尙書撰異

金壇段大令 玉裁 著

多方第二十四 周書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
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洪惟圖天之命
弗永寅念于祀惟帝降割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感言于民
感衛包改作感俗字也

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厥圖帝之命不克
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

正義曰鄭王皆以甲爲狎王云狎習災異於內外爲禍亂鄭
云習爲鳥獸之行於內爲淫亂玉裁按鄭王讀甲爲狎孔傳

云甲於二亂之內則是讀甲為夾左傳介居二大國之間字
作介也凡爾雅之訓故有言轉注者有言假借者釋詁云狎
習也此轉注也釋言云甲狎也此假借也借甲為狎則甲音
狎是以毛詩芄蘭能不我甲毛公云甲狎也徐仙民甲音胡
甲反不誤匡謬正俗譏之誤矣韓詩作狎本字也毛詩作甲
假借也

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

困學紀聞曰洪舒于民古文作洪茶薛氏季宣曰大為民茶
毒也玉裁按此宋次道家古文也見古籍舒茶字通用如史
記荆茶是徵玉藻諸侯茶之類而改字立異亦無大害薛氏
乃以荼毒訓之恐失之鑿矣

亦惟有夏之民叨瑩

說文十二篇至部曰瑩忿戾也从至至而復孫孫遁也大徐
本
遜小徐本作孫說文至部云遜遁也
孫者遜之省春秋經夫人孫于齊周書曰有夏氏之民叨
瑩瑩讀與摯同玉裁按說文所據多氏字

今尙書瑩作憤天寶閒改也釋文瑩作憤開寶閒改也釋文

曰憤勅二反說文之二反玉裁按憤字惟見於大學鄭注尙

書本作瑩與說文所引同衛包妄謂瑩為古字憤為今字改

瑩作憤開寶中又改釋文大字作憤而小字則仍其舊是以

云說文之二反而不知說文無憤字也不云說文作瑩則可

知大字本作瑩矣集韻去聲六至兩云瑩或作憤此正合未

改釋文新定釋文為此語 之二反者即許君所云讀若摯

唐以前說文音隱四卷有此反語也今本丑利反用唐韵也
日欽劓割夏邑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荆殄有
夏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惟夏之
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爲大不克
開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

蔡邕注典引曰尙書曰成湯簡代夏作民主

慎厥麗乃勸厥民荆用勸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

王裁按傳云言自湯至于帝乙皆能成其王道畏慎輔相無
不明有德慎去刑罰據此則經文罔不之上原有成王畏相
四字與酒誥篇同但釋文云輔相息亮反不釋經而釋傳何
也而正義云自湯至於帝乙皆能成其王道無不顯用有德

畏慎刑罰又疑經文有成王二字無畏相二字俟明者考定
之

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今至
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烏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
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
命肩有辭

馬本多士大淫肩有辭同此

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閒之乃惟爾商後
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
念作聖

中論法象篇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

天惟五年須夏之子孫

大雅皇矣上帝耆之鄭箋天須假此二國養之至老正義曰多方云天惟五年須夏之子孫注云夏之言假天覬紂能改故待假其終至五年欲使傳子孫五年者文王八年至十三年也周頌武箋云言不汲汲於誅紂須假五年正義引書注司玉裁按經文本作夏鄭注用鄉飲酒義釋爲假其箋詩則徑用須假字大雅周頌同也詩釋文曰假尸嫁反本又作暇按作暇者淺人所改耳楚辭聊假日以媮樂假一作暇僞孔本尙書作須暇之子孫此正用鄭注易夏爲假而又作暇如用鄭注易卯谷爲昧谷之比今更正作夏 周頌武正義引多方天惟五年須暇湯之子孫暇從孔本又賸湯字 思文

正義云鄭注大誓引禮說曰天意若曰須假紂五年乃可誅之 古義假訓大故假包閒暇之義須假或改爲須暇假日或改爲暇日總由泥於假訓假借暇訓閒暇不知其義相兼無煩改字匡謬正俗似未識此意而引登樓賦作假日可證今本文選之誤李善注假音古雅反引孫卿子多假日其出人不遠也又引賈逵國語注假閒也又云假或爲暇引楚辭聊暇日以消時今刻文選舛譌正之於此

誕作民主罔可念聽天惟求爾多方大勳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今我害政多誥我惟大降爾罔國民命爾害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害不夾介乂我周王享

天之命

匡謬正俗曰多方篇爾害弗夾介又我周王享天之命玉裁按今本書作曷此衛包改也此篇曷字凡四見皆當由舊作害今皆更正王莽依大誥多作害是今文尙書亦皆作害也又不夾介匡謬正俗作弗顏師古曰孔安國云夾近也徐仙民音夾為協接夾既訓近音陋不得讀為協也玉裁按顏說失之拘泥

今爾尙宅爾宅畋爾田

說文三篇支部曰畋平田也从支田周書曰畋尔田玉裁按詩齊風無田甫田正義引書宅爾宅田爾田則畋字一本作田古義也

說文爾作尔引文侯之命賚尔考工記掣尔論語鏗尔皆同尙書正義即此畋亦田之義亦字當為尔之誤豈經文本作尔而衛包改爾歟

爾害不惠王熙天之命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肩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

漢書文三王傳廷尉賞大鴻臚由移書梁王傳相中尉曰書曰至于再三有不用我降爾命師古曰此周書多方篇之辭也言我教汝至于再三汝不能用則我下罰黜汝命也玉裁按此少至于字乃字蓋今文尙書本然

我乃其大罰極之

各本作殛之釋文殛紀力反本又作極玉裁按作極者是也
足利古本亦作極

詩魯頌閟宮致天之届于牧之野鄭箋云届極也此用爾雅
釋言文裴松之注魏志武帝紀引詩及箋可證下文罰極紂
于商郊牧野此正承上文極也之云用多方罰極二字經典
釋文届極紀力反下同雖誤讀極為殛而字不誤今本注疏
乃遭淺人妄改極為殛矣今據鄭箋以正多方 閟宮正義
云届極釋言文釋言又云極誅也然則此極又轉為誅紂為
無道天欲誅之武王奉行天意故云致天之届牧誓云時甲
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是致天所罰誅紂於牧
野定本集注皆云殛紂於牧野殛是殺非也玉裁按此條辨

極是殛非誓意甚明今本遭淺人盡將極字改為殛字誅紂
於牧野之誅字改為殺字則不可讀矣而釋言極誅也郭注
書曰鯀則極死正與裴松之注魏志所引詩書合爾雅音義
極紀力反正與詩閟宮音義同淺人盡改經注釋文幸又可
據毛詩正義更正 唐石經作殛誅也不可從 届極也極
窮也鄭意謂罰窮紂於牧野作正義者未能瞭然是以必兼
引極誅也以足成之 昭七年左氏傳昔堯殛鯀於羽山釋
文云殛本又作極 小雅菀柳後予極焉毛傳極至也鄭箋
極誅也王信讒不察功考績後反誅放我是言王荆罰不中
不可朝事也正義曰極至釋詁文極誅釋言文此又釋言作
極不作殛之明證也詩釋文曰極毛如字鄭音棘陸氏未瞭

於訓誅古亦讀如字無庸分別極非殛之假借字也凡攷一字必博觀互證而後明類如此 此詩鄭引誅訓釋為荆罰若闕宮則言屈極也包至誅兩義在其中矣 集韻曰殛訖力反或作極此從洪範多方音義採取者也 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王曰烏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 尙書大傳周傳曰古者十稅一多于十稅一謂之大桀小桀少于十稅一謂之大貊小貊王者十一而稅而頌聲作矣故 書曰越維有胥賦小大多政玉裁按惟作維伯作賦正作政 此今文尙書也古音賦伯同在第五魚鐸部

爾罔不克臬

釋文曰臬馬本作剝

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爾尙不忌于凶德

說文三篇言部曰甚忌也从言其聲周書曰上不甚于凶德

玉裁按玉篇廣韻集韻引說文皆同小徐本及汲古所刻大

徐本作爾尙不基于凶德誤也 宋麻沙本及李燾分韻本皆不誤 尙上古通

用僞孔尙書本作尙忌恐是皆以訓詁同音字改其本字如

夏改暇之比

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闕于乃邑謀介爾乃自時維邑尙永力

攷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尙爾

事有服在大僚王曰烏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

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

隸釋石經尚書殘碑我則致天之上下皆闕

離逸爾土

逸當是本作逸衛包所改離逸即離勞謂分析也

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祇告爾命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

皇清經解卷五百九十一終

嘉應生員李恆春校

皇清經解卷五百九十二

學海堂

古文尚書撰異

金壇段大令玉裁著

立政第二十五 周書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

說文二篇支部曰敝追也從支白聲周書曰常敝常任王氏鳴盛曰據楊雄侍中箴唯劭漢官儀胡廣侍中箴常伯常任如漢侍中之職說文作敝以為追近之義玉裁按漢人亦多作常伯不作敝此蓋許據壁中故書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則作

伯

常任準人

皇清經解

卷五百九十二

段大令古文尚書撰異

一

隸釋漢石經尙書殘碑常伯常任辟下闕按此今文尙書也
準作辟

綴衣

楊雄雍州牧箴班固西都賦崔瑗北軍中候箴皆作贅衣鄭
注周禮引顧命贅路贅綴古通用

虎賁周公曰烏呼休茲知恤鮮哉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
競籲俊尊上帝迪知忱恤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
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

石經尙書殘碑亂謀而用下闕此今文尙書也謀上有亂

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美我民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
後亦越成湯陟丕釐上丕甲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卽宅曰三有

俊克卽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

白虎通京師篇尙書曰在商邑

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

石經尙書殘碑于厥邑其在下闕

烏呼其在受德敬

正義曰釋詁云敬強也敬卽昏也故訓爲強玉裁按此當云

敬強也昏卽敬也故訓爲強乃合疑正義所据經文本同般

庚作昏與陸氏德明本作敬不同今本自依陸氏耳爾雅昏

敬俱訓強而正義迂回如是者爾雅昏字乃敬字之假借故

同訓強此正善發明爾雅如鄭注般庚亦讀昏爲敬

說文十篇心部曰恣彊也从心文聲周書曰在受德恣讀若

皇清經解 卷五十九 二
旻 小徐本無此十字 玉裁按此旻字中故書也忝或為啟猶醫亦作汶
古音文聲昏聲啟聲同在第十三部也

惟羞荆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
欽罰之乃侔我有夏式商罔命奄甸萬姓亦越文王武王克知
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

說文十篇火部曰焯明也从火卓聲周書曰焯見三有俊心
玉裁按作灼見則為同部假借字矣

以敬事上帝

石經尚書殘碑有會心以敬事 下闕 按俊作會此今文尚書
也

立民長伯立政任人準夫必作三事虎賁綴衣趣馬小尹

孟子盡心篇趙注書云虎賁贅衣趣馬小尹

左右攜僕百司庶府大都小伯執人表臣百司大史尹伯庶常
吉士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夷微盧烝三亳阪尹文王惟克厥宅
心

石經尚書殘碑王維厥度心乃 下闕 按此今文尚書也無克
字宅作度凡今文尚書宅作度

漢書敘傳西土宅心劉德曰書曰惟眾宅心今按尚書無此
句必今文尚書維厥度心之駁文也

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
庶愼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愼文王罔敢知于茲亦
越武王率惟敕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竝受此不

丕基

石經尙書殘碑受滋平卒其於戲下闕玉裁按此今文尙書

也此作茲基作其烏呼作於戲大誥亦有丕丕基而漢書翟方進傳王莽作大大矣以矣訓基者蓋今文尙書大誥亦作丕丕其與立政同其者語習讀如姬故荅以語習訓之今文尙書說也周頌夙夜其命其始也蓋古文尙書本作其與今文同後訓爲始乃加土耳

烏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

立政相我受民勸相我國家呂荆今天相民孔傳相俱訓治釋文云相如字正義云相助也助君所以治民事故相爲治玉裁按如正義說則釋文不當云如字矣攷余正輝故艾歷覩胥相也以亂靖神弗湣治也二條蓋古本有合爲一條者僞孔傳之所因也

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閒之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又我受民

論衡明雩篇周公爲成王陳立政之言曰時則物有閒之自一話一言我則末維成德之彥以又我受民周公立政可謂得矣知非常之物不賑不至故勅成王自一話一言政事無非母敢變易然則非常之變無妄之氣閒而至也水氣閒堯旱氣閒湯周宣以賢遭遇久旱政無細非旱猶有氣閒之聖主知之不改政行轉穀賑贍損艷濟耗斯見之審明所以救

赴之者得宜也玉裁按此今文尙書也詳仲任意於末字句絕末無也謂無非也不賑不至當作不賑不去謂去非常之災異也論衡作物此今文尙書也訓爲災物此今文尙書說也作勿者古文尙書也

烏呼予旦已受人之微言

石經尙書殘碑旦以前人之微言

下闕

按已受作以前微作

微此今文尙書也東觀餘論同

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又之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攸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

王伯厚藝文志攷說漢儒所引異字有則克度之克猶繹之

未檢得所出宅作度由作猶今文尙書也

茲乃俾乂國則罔有立政用儉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

石經尙書殘碑訓德是罔顯哉厥世

下闕

按無于字在作哉

此今文尙書也東觀餘論亦引是罔顯哉厥世

繼自今立政其勿以儉人

釋文曰儉本又作憚按說文心部引相時儉民正作憚字

說文三篇言部曰諛問也从言僉聲周書曰勿以諛人按諛者今之驗字周書儉人字如此作則於六書爲假借如玆玆之比此亦壁中故書然也

其惟吉士用勩相我國家

說文十篇力部曰勩勉力也从力萬聲周書曰用勩相我邦

家讀若萬玉裁按小徐本作讀與厲同一切經音義勸音靡
辯切凡古文尙書多作邦凡今文尙書多作國玉篇亦引書
勸相我邦家

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其克詰
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

齊語以方行于天下韋注方當作橫明道二年本如是近本
作方猶橫也玉裁按橫讀古曠切充也

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觀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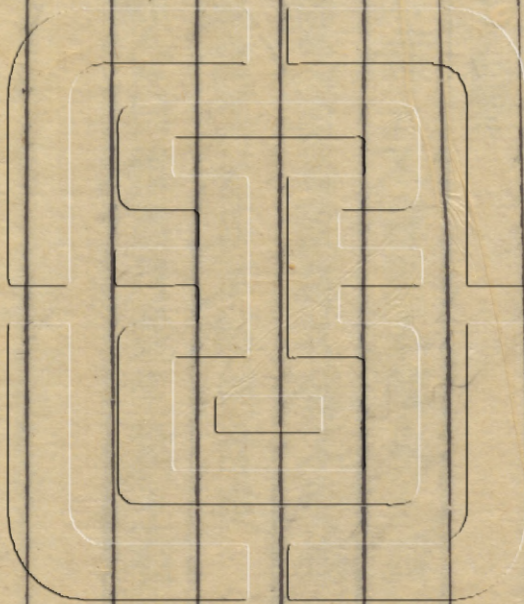
石經尙書殘碑王之鮮光以揚武王 下闕 按耿作鮮此今文

尙書也東觀餘論引文王之鮮光

尙書大傳周傳雜詁篇日以勤文王之鮮光以揚武王之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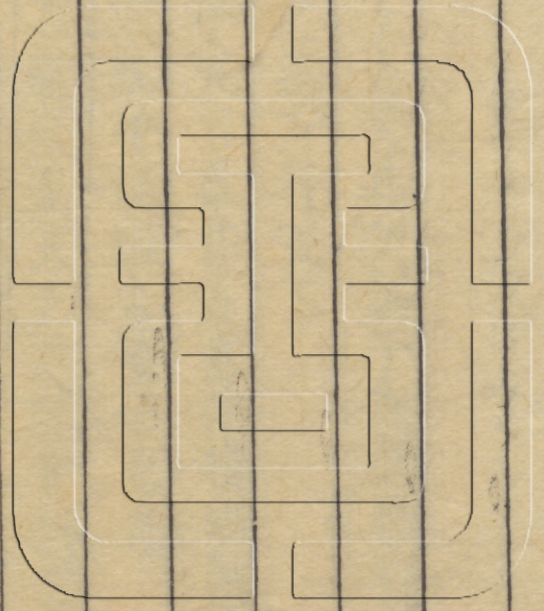
訓觀作勤耿作鮮此今文尙書之一證也

烏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
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



皇清經解卷五百九十二終

嘉應生員李恆春校



皇清經解卷五百九十三

學海堂

古文尙書撰異

金壇段大令 玉裁 著

顧命第二十六 周書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

釋文馬本作不釋云不釋疾不解也玉裁按釋懌同字如毛詩悅懌女美鄭箋讀為說釋孔傳不悅懌猶今人云不爽快不自在也其疾淺馬云疾不解則深矣

漢書律麻志顧命曰惟四月哉生霸王有疾不豫此蓋今文尙書也

甲子王乃洮頌水

吳志注虞翻別傳翻奏鄭元解尙書違失事四成王疾困憑

凡洮類為濯以為澣衣成事此字虛更作濯以從其非案此為濯之上當有脫文當云洮讀為濯易其字故下文云此字虛更作濯鄭蓋以洮字不可解馬季長雖以洮髮訓之非由故訓故更為濯字解為澣衣雖於事或乖而於字義必求是翻乃云天子類面謂之澣衣甚違不知蓋闕之義夫洮類自是二事澣衣自釋濯耳非統類在內也尚書後案駁虞乃摘出洮類為濯四字系之鄭注似文理未安且云鄭無澣衣之語鄭未嘗作昧谷鄭未嘗作分北三苗云云仲翔親讀鄭書注而非之非造為蜚語以誣之者後按欲翼鄭而又不能折虞且以誣虞玉裁說文解字讀中於瑁字凡字而字洮字皆辨及之 洮讀為濯者周禮守祧注古文祧為濯爾雅郭本

洮眾家本皆作濯是其例也洮聲翟聲同在第二部 說文小篆作沫古文作類類从水廿頁會意兩手和洒面也今說文作湏乃是誤字尚書首義文選報任少卿書注所引皆不誤

相被冕服馮玉几

馮今本作憑此必衛包改也經典凡馮河馮依字皆作馮皮冰反未有作憑者衛改尚書之馮為憑而開寶中又改釋文之馮為憑今更正 周禮司几筵注鄭司農云書顧命曰成王將崩命大保芮伯畢公等被冕服馮玉几 說文十四篇几部凭依几也从任几周書曰凭玉几讀若馮玉裁按凭是正字凡作馮者皆同音假借字也

乃同召大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

漢石經凡乃 闕 召大保 下闕 漢書古今人表第三等芮伯

師伯毛公師氏龍臣師古曰師伯尚書作彤伯龍臣尚書作

武臣玉裁按唐人諱虎為武師伯龍臣此今文尚書也而班

氏以師氏龍臣為人名孔傳則以師氏虎臣為官其說亦異

師古用孔傳以虎注龍誤矣

王曰烏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子審

訓命女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

文選陸士衡皇太子宴元圃詩李善注尚書曰昔先君文王

武王宣重光鍾士季檄蜀文李善注尚書曰昔我君文王武

王宣重光

莫麗陳敎則肄肄不違用克逢殷集大命

漢石經通殷就大命在 下闕 見隸釋及東觀餘論玉裁按此

今文尚書也古文逢字今文皆作通禹貢逢于河逢于沛逢

于淮泗史記皆作通是也集就古通用韓詩是用不就毛詩

作不集是也皆雙聲字古音逢讀如撻

在後之侗

釋文曰侗馬本作調云共也 說文言部曰調共也引周書

在後之調玉裁按侗作調與馬本合後作后者古字通用徐

鼎臣李仁甫本皆作在夏后之調誤衍夏字不可通徐楚金

本無夏字 玉海藝文志攷引在夏后之詞此用徐鼎臣誤

本也黃公紹韻會引在後之詞用小徐本無夏字

敬御天威

玉裁按今本御作迓天寶以前必作御釋文因傳訓迎必有御五嫁反之文自衛包改之開寶中又依以刪釋文矣此字作御則兼包他義御天威者謂用天威治民也如雜詔之御衡不可改迓况即訓迎亦當作御乎般庚牧誓維詰譎篇既詳之矣今更正

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

說文二篇彳部逾述進也从彳俞聲周書曰無敢昏逾今天降疾殆弗與弗悟爾尙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玉裁按康王名釗見說文解字刀部釗字下史記周本紀漢書古今人表韓愈諱辨皆云然而唐人丘光庭因康王之子

謚昭肌為異說謂康王名釗非釗也取為野言釗以聲一作釗弩機也廣韵集韵皆於三蕭四宵韵內釗字下注云亦弩機此正曹憲注廣雅所謂世人以釗釗為一字者丘氏知其為二而欲以釗改康王名豈馬班許韓皆誤乎攷小顏漢書注釗音之遙反又工遼反張守節史記正義釗音昭又古堯反玉篇云之姚切又古堯切廣韵集韵皆四宵音昭三蕭音梟安知古堯一反非周時古音而狃於今之人專讀如昭遂取為不諱嫌名之證乎至若白虎通引顧命迎子劉劉字自是版本之誤而元人乃不以為誤雖曰闕疑抑無真見矣又按方言郭注釗居遼反尙書釋文釗姜遼反又音招徐之肴反郭不言音昭陸列昭音於次說然則自唐以前皆讀如貂

可無嫌名之疑也

宏濟于艱難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

冒釋文云馬鄭王作勗

釋文去貢如字此謂孔義也又云

馬鄭王作贛音勗用反此謂鄭王本字作贛而讀爲戇也說文心部曰戇愚也漢書高帝紀曰王陵少戇汲黯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集韻去聲三用曰戇亦省作贛丑用切此本尙書音義也聲類韻集丑卷切與丑用雙聲釋文又云馬云陷也此謂馬本字亦作贛而其說又與鄭王不同也贛从貝鞞省聲鞞苦感切說文引詩鞞鞞舞我卽小雅之坎坎鼓我舞系字誤師古注漢書曰戇古音下紺反是與陷音同馬讀爲

坎訓爲陷本說卦傳公羊莊二十四年傳贛諫贛讀如坎卽白虎通之陷諫贛陷也此與顧命馬注相發明白虎通陷字初學記引不誤今本譌作伯或云當作柏柏者迫也說非

茲旣受命還出綴衣于庭越翌日乙丑

漢石經非幾茲卽

下闕

按旣作卽此今文尙書也

翌今本

作翼衛包之誤也集韻一屋翌音余六切明也書翌日乙丑劉昌宗讀玉裁按此本周禮司几筵音義據劉此讀可證翌爲昱之假借不容妄改爲翼也今更正

成王崩

釋文曰王崩馬本作成王崩注云安民立政曰成 周禮司

几筵鄭仲師注云書顧命曰翌日乙丑成王崩 漢書律厯

志云顧命曰惟四月哉生霸王有疾不豫甲子王乃洮沫水作顧命翌日乙丑成王崩 白虎通崩薨篇云書曰成王崩天子稱崩何別尊卑異生死也

王裁按班所引今文尙書鄭馬古文尙書同有成字偽孔刪之非也說詳酒誥周禮天府注引書無成字或後人刪之王鳳階孫詒穀皆云天府注有成字或其所見者善本俟攷

大保命仲桓南宮毛

漢書古今人表第三等中桓南宮髦王裁按中仲毛髦古皆通用

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

白虎通爵篇云尙書曰王麻冕黼裳上言迎子釗不言迎王

王裁按凡古文尙書作逆凡今文尙書作迎如古文尙書逆河馬班作迎河之比周禮巾車注書曰以虎賁百人逆子釗此引古文尙書也

延入翌室恤宅宗

翌今本作翼傳訓翌爲明疏引釋言翌明也則其字必本作翌明室卽明堂也明堂卽路寢也衛包後改爲翼今更正後漢書班固傳典引曰正位度宗章懷太子注云尙書曰延入翼室恤度宗度居也宗尊也王裁按此本蔡邕典引注蓋蔡氏引尙書延入翌室卹度宗而申之曰度居也宗尊也云云今本文選注脫去引尙書語章懷自襲蔡注耳凡古文尙書宅字今文尙書皆作度

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狄設黼展綴衣

隸釋載漢石經殘碑黼衣

下闕

此今文尙書也詩公劉既登

乃依鄭箋云依或展字見釋文然則古字多通用但未知今

文家作何說

按明人有為九經考異五經考異者其所援石經多不可信如云契石經作鄴召誥則至手豐作卽至于豐雜誥頒作放多方胥伯作胥賦立政其勿以儉人作毋以諗人在後之侗作在夏后之詞黼裳作黼衣皆或取諸說文解字或取諸尙書大傳而詭云石經以欺世顧命漢石經黼衣誤謂黼裳之駁文凡漢石經在隸釋之外者多不可信如楊用修引石經嬖倖彼有屋本諸玉篇非見石經也

牖開南鄉敷重蔑席黼純華玉仍几

鄉古經傳鄉背字多如此如禮記明堂位鄉飲酒義燕義等篇可證不作向亦不作嚮向義殊別集韻分列是也嚮字俗製上下皆諧聲也衞包以嚮字改經開寶閒又將釋文鄉許亮反改為嚮字矣今更正

唐石經及版本作篋从竹乃是俗字耳今更正 說文四篇

苜部曰莫火不明也从苜火苜亦聲周書曰布重莫席莫席織蕩席也讀與蔑同玉裁按許據壁申古文也敷布古通用

莫蔑古通用尙書莫席其訓織蕩則其字當作蔑而作莫者假借也許君造說文曰火不明也此其正義引書而又釋之曰織蕩席也此其假借之義正如圍字正義回行也商書之

曰圍則訓升雲半有半無聖字正義曰土增道上也虞書之
聖讒說則訓疾惡三処文灋皆同又如朋淫之借朋作好之
借叢桓桓之借桓皆作此例許君親見古文本錄其字多異
後來尙書但作蔑朋好桓者講說家以易通之正字易之也
四席諸家說各不同讀者皆不得其意義馬云蔑織莠王
肅云蔑席織莠莘席許氏說文云莫席織莠席也三家說同
此合下文底席爲言底席爲莠莘蔑席則莠莘之織細者蔑
訓細方言木細枝謂之杪江淮陳楚之內謂之蔑郭注蔑小
兒也鶴鷗謂之蔑雀於此可知經文本作蔑故諸家以織說
蔑衛包因孔傳訓爲桃枝竹遂改蔑爲從竹之篾形聲會意
絕不可知而開寶中陳鄂又依以改釋文矣鄭云蔑析竹之

次青者此則合下文筍席爲言禮器正義引鄭注尙書曰筍
析竹青皮也是析其取外之青皮爲席謂之筍席析其次青
者爲席謂之蔑席鄭意蔑同禮注之篾字也底席鄭云底致
也蔑織致席也此蒙上文蔑席爲言蔑席之織致者則謂之
底席致者今之緻字底致也此傳字義以立說鄭又云豐席
剗凍竹席也凍當是凍之字誤凍治也剗凍亦合下筍爲言
筍席用竹外青皮而不剗治豐席用竹外青皮而剗治使浮
筠色澤姝容可觀故曰豐席鄭君四席皆主竹而言豐筍以
外青剗治與不剗治爲別底蔑以次青緻與不緻爲別不牽
合周官一字也 又按說文織莠各本譌作織莠字之誤也
蒲不可云織雖左氏有織蒲之語然恐非許意

西序東鄉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

玉篇曰底之履切書云敷重底席孔安國曰底蒻萃也本作
底玉裁按俗加艸作蒻也正義云禮注謂蒲席爲蒻萃不言
何篇禮注今攷開傳鄭注曰萃今之蒲萃也釋名蒲萃以蒲
作之其體平也萃本當作平俗加艸耳今本釋名萃誤草不
可讀集韻五旨蒻字下尤譌姓說文曰蒻蒲子可以爲平席
也世謂蒲平今本說文無世謂蒲平四字太平御覽所引有
之馬王云底席青蒲席也說同鄭君云底致也茂纖致席也
蒙上文蔑席而言致緻古今字據鄭說可知經文底不當從
艸矣 又按說文蒲子猶云子蒲謂蒲之穉脆或改爲蒲本
非也

東序西鄉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西夾南鄉敷重筍席元紛
純漆仍几

孔云筍蒻竹玉裁按此蒻字从艸誤當作弱竹謂穉竹也有
謂竹胎爲筍者周官之筍沚是也有謂穉竹爲筍者此是也
正義誤馬云筍筍箬也此謂取筍籜箬編爲席與孔說異鄭
注則又不同其說曰筍析竹青皮也禮器曰如竹箭之有筍
攷今本禮器作筠鄭本作筍聘義字尹彗達鄭注孚讀爲浮
尹讀爲竹箭有筍之筍浮筍謂玉采色也釋文尹依注音筍
又作筠于貧反古字旬勺多通用如易坤爲均亦作旬內則
旬而見注旬當爲均說文古文鈞从旬作盥竹胎評筍竹青
皮亦呼筍後人分析別作筠康成時筍筠不分筍卽筠字讀

于貧反 尚書釋文徐云竹子竹爲席于貧反此當云筍子
竹也子竹爲席轉寫脫字子竹卽孔傳弱竹也于貧反謂孔
說筍字讀于貧反也仙民古文尚書音一卷爲孔傳作其旁
及馬鄭義者必云馬音某鄭音某此不舉鄭說知仙民謂孔
訓子竹讀于貧反也集韻十八諄曰筍子倫切弱竹可以爲
席也此正用徐音于倫卽于貧也又可以證作弱之誤尚書
後案改徐語云竹子皮爲席闌人鄭義非孔說

高帝紀以竹皮爲冠韋昭曰竹皮竹筠也今南夷取竹幼時
績以爲帳此與鄭注析竹青皮合

周禮司几筵注鄭司農云書顧命曰翌日乙丑成王崩癸酉
牖閒南鄉西序東鄉東序西鄉皆仍几

釋文鄉許亮反俗
本注疏皆改作嚮正

義引顧命鄉皆作嚮則天寶曰後俗人所改也

西夾徐音頰此卽多方夾音協之理也

越玉五重陳寶

說文山部曰宗藏也从山禾聲禾古文保周書曰陳宗赤刀
玉裁按史記一書寶字皆作葆亦其理也許君蓋據壁中真
本後人易以同音之寶字

赤刀大訓宏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

說文一篇玉部曰醫無閭之珣玕琪周書所謂夷玉也班固
典引曰御東序之祕寶以流其占蔡邕注曰東序牆也尚書

曰顛頊河圖雒書在東序流演也

疑脫河
圖二字雒書皆存亾之事

尚覽之以演禍福之驗也玉裁按此所引尚書絕異蓋今文

尚書也王儉褚淵碑文餐東野之祕寶李善注云雒書天淮聽曰顧命云天球河圖在東杼天球寶器也河圖本紀圖帝王終始存亡之期典引曰御東序之祕寶然野當為杼古序字也玉裁謂尚書大傳天子賁庸諸侯疏杼鄭注杼亦磨也是杼為序之假借今文尚書蓋如此大傳屬今文漢時緯書亦皆用今文 又按顛頊二字蓋即古文尚書大玉夷玉天球等之駁文如般庚篇之優賢揚歷也蔡氏據今文尚書刻石經其不可信者多矣

允之舞衣大貝鼗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坐之竹矢在東房周禮天府注鄭司農云書顧命曰翌日乙丑王崩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癸酉陳寶赤刀大訓宏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

三天球河圖在東序允之舞衣大貝鼗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坐之竹矢在東房釋文曰坐劉音瑞

大路在賓階面綴路在阼階面先路在左塾之前次路在右塾之前

路今本作輅必衛包所改也古經傳無作輅者周禮巾車禮

記明堂位禮器郊特牲皆作路儀禮注云君所乘車曰路此

路大也釋名云路亦車也謂之路者言行於道路也今本釋

輅今更正論語乘殷之輅亦是俗字當改

周禮典路注鄭司農說以書顧命曰成王崩康王既陳先王

寶器又曰大路在賓階面贅路在阼階面先路在左塾之前

次路在右塾之前正義引尚書亦作贅

錢氏曉徵曰塾說文無此字當用墉字塾或作墉見後漢書注辜孰聲相近後漢書劉縯傳莽使長安中官署及天下鄉亭皆畫伯升象於塾旦起射之章懷注曰蕭該音義亦作塾引字林塾門側堂也東觀記續漢書並作墉墉音之允反玉裁按西山經隗山錞于西海北山經錞于母逢之山又敦題之山錞于北海中山經蒼玉錞于元石東山經竹山錞于江郭注錞猶隄墉也音章閏反按集韻墉朱閏切壘土也壘當作至錞之言屬也屬音之欲切敦髮祝髮同謂斷髮也音理亦同山海經凡言錞者皆謂因官岷絡相聯屬玉篇墉之允之閏二切引山海經隗山是墉于西海郭璞曰墉猶隄也然則今本山海經从金作錞誤也說文無塾字而塚字下云堂塾也攷眾經音義云通俗文積土爲塚纂文吳人謂積土爲塚許君以塾訓塚然則塾者正今江蘇人所謂塚頭門牆之伸出者謂之門塚頭所謂門塾者即因此疑其字古當作墉或作塾久乃譌爲塾而讀如孰也俟更詳之 門側之堂皆不與門齊故其訓爲塚

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凡詩曹風正義顧命曰四人騏弁執戈注云青黑曰騏玉裁按此蓋鄭本鄭注與尙書釋文所引馬本馬注合顧命正義引鄭注青黑曰綦鄭風正義引顧命經注皆作綦皆依附經文作綦耳曹風正義且云書注不破騏字爲玉綦又魯頌正義曰顧命曰四人騏弁注云青黑曰騏引詩我馬維騏是則鄭

本之作騏無疑矣騏綦古通用說文縹帛蒼艾色也縹綦古
今字騏馬青驪文如博棋也非是當依李善釋元應所引正之
作馬青驪文如博棋也非是當依李善釋元應所引正之

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戍立于西堂

今本作鉞攷釋文小字云音截說文云大斧也按說文戍大
斧也鉞車鑿聲也二字絕殊儻經文作鉞則元朗當云說文
作戍大斧也以其無作戍二字則知大字本是戍字自衛包
妄謂戍古字鉞今字改經文之戍作鉞開寶間陳鄂又改釋
文大字戍作鉞而小字則仍其舊文理舛逆橫決不可通矣
此與多方之璽同

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坐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坐一人冕執銳立

于側階

說文十二篇戈部戣字下曰周書侍臣執戣立于東坐兵也
从戈癸聲

說文金部曰銳侍臣所執兵从金允聲周書曰冕執銳讀若
允臣似曰許慎說文銳字注云侍臣所執兵从金允聲周書

一人冕執銳讀若允與鋌字相次又按今文尙書一人冕執

銳孔安國傳云銳矛屬也疑孔安國之時舊是銳字後傳寫
作銳耳說文銳芒也亦與矛不類玉裁按治尙書者自蔡氏
仲默以來皆謂銳字當依說文作銳矣而未得其詳以玉裁

攷之玉篇無銳字有銳字與銳鋌銳鉞以類相從注云徒

會切矛也又弋稅切

案又弋稅切四字必孫強輩所增而徒會切矛也五字乃顧氏野王原文是

野王所據尚書作一人冕執銳也考廣韻十七準無銳字十四泰銳杜外切矛也又弋稅切集韻十四太銳徒外切矛屬毛氏禮部韻略黃氏韻會九泰銳徒外切矛屬皆與玉篇合然則作銳而讀如兌自六朝已然野王法言皆無銳字則說文古本銳字有無未可定也陸氏釋文銳以稅反不言說文作銳讀若允亦疑德明時說文未必有銳字張似校漢書始引說文銳侍臣所執兵云去同徐楚金本而其字廁於鋌小矛也之下鉞短矛也鋌矛也鋌長矛也之上似讀說文者援周書別本補此字而又比傳鄭孔子屬之訓廁之諸矛間侍臣所執兵語甚糊塗廣雅釋器說矛有鋌鋌即鉞而無銳似魏時說文亦無銳字又在玉篇之前矣集韻十三祭銳俞芮

切侍臣所執兵或作鏃十四太銳徒外切矛屬或作銳此合銳銳二字爲一字不免牽合陸德明時尚書自作銳非德明改銳爲銳也而或疑衛包改之尤誤矣當依尚書作銳音徒外切

說文列字自有次第金部自鏡鈔以至鏐鑽鑢凡若干字皆器名也錐銳也以音近爲訓其下不當云銳芒也橫梗於中使鏐鑽鑢等字不貫蓋銳字應與錐鈍鈔爲伍若云因上文錐銳也而釋銳則錐之前有鑿銳也何不釋於鑿後乎竊以爲銳字本是銳字讀若允本作讀若兌故玉篇廣韻集韻銳

皆徒會切實本說文而玉篇廣韻皆無銳字

大徐自言用唐韻而廣韻無銳

余準切之文則非唐韻也讀若兌既譌作讀若允則依允字爲音耳毛居正六經正誤曰銳矛

屬許氏說文音兌廣韻徒外切今音以稅反是銳利之銳非兵器也當從說文廣韻音毛氏語甚分明必見說文善本作銳侍臣所執兵也从金兌聲周書曰一人冕執銳讀若兌也而讀若兌之下或當有一曰也四字後人以徒會以稅分別其音又銳譌爲銳遂移徙分置

岳氏珂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曰顧命一人冕執脫脫實銳字也按說文以爲兵器注中釋爲矛屬而陸德明又音以稅反且諸本皆作銳獨越中注疏於正文作脫注疏中又皆作銳今只從眾作銳玉裁按越中本作脫譌字也玩岳氏語其所據說文亦作銳無銳字宋時說文尙有善本存焉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躋

白虎通爵篇尙書曰王麻冕黼裳

白虎通緋冕篇尙書曰

王麻冕

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卽位大保大史大宗皆麻冕彤裳大保承介圭

說文一篇玉部曰玠大圭也从玉介聲周書曰稱奉介圭

上宗奉同瑁由阼階躋

白虎通爵篇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先君不可得見則後君繼體矣尙書曰再拜興對乃受銅瑁明爲繼體君也緣始終之義一年不可有二君也故尙書曰王釋冕喪服吉冕服受銅稱王以接諸侯明已繼體爲君也釋冕藏銅反喪明未稱王以統事也玉裁按作銅者今文尙書也虞仲翔

所謂今經益金就作銅字也今經者今文尙書也云益金就
作銅字詁訓言天子副璽者謂伏生尙書本亦作同說今文
家易爲銅字訓爲副璽也班孟堅因今文家作銅故云受銅
藏銅正謂天子副璽通典引白虎通乃用古文尙書改銅作
同非班氏之意近校白虎通者不知此而一依通典誤矣
裴松之三國志注虞翻別傳曰翻奏鄭元解尙書違失事四
以顧命康王執瑁古用今本字似同從誤作同既不覺定復
訓爲杯玉人職天子執瑁以朝諸侯謂之酒杯誤莫大焉又
馬融訓注亦以爲同者大同天下今經益金就作銅字詁訓
言天子副璽雖皆不得猶愈於元虞意同字是曰字之譌曰
瑁者謂曰天下之瑁也詆訾鄭君欲命學官改同作曰月瑁

爲一物鄭君訓同爲杯則上宗奉同王受同三宿三祭三詔
大保受同及已下同字皆如貫珠儻如仲翔改作上宗奉曰
瑁乃受曰瑁則三宿三祭三詔者果何物乎且已下同字可
皆更爲曰乎如其說則瑁字已足用爲贅也大保受曰降以
異曰秉璋以酢果何解乎天子之瑁乃有異者爲貳乎其性
謬甚矣季長云同者大同天下亦以同瑁爲一物鄭覺其非
乃更之而漢時今文尙書益金作銅詁訓副璽夫銅爲副璽
與經文宿祭託酢者何涉而乃云其說猶愈於鄭乎仲翔駁
鄭四事無一是者旣於說文解字讀各辨之矣

錢氏曉徵三國志攷異云今本尙書同瑁連文同瑁各是一
物仲翔以古曰字似同鄭氏從誤作同又訓爲酒杯以此譏

鄭之失則古本只有瑁字古文作日而鄭作同也今本尙書出於梅頤或亦習聞仲翔說兼取二文以和合鄭虞之義乎玉裁戊戌年說文解字讀初稿亦同錢說後翫正義引乃受同瑁鄭注云王旣對神則一手受同一手受瑁知古文尙書實有二字馬云同者大同天下儻無瑁字則大同天下爲何物而奉之受之乎白虎通亦引乃受銅瑁則今文尙書無異也乃改正如今說

大史秉書由賓階濟御王冊命曰皇后馮玉几道揚末命命女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弁燮和天下用荅揚文武之光訓

馮衛包改作憑開寶中又并釋文改之

文選責躬詩李善注引作君臨周邦

弁各本作卞按卞卽弁隸體之變見於孔宙孔龢韓勅三碑釋文云卞皮彥反徐扶變反與上文雀弁音正同據此似作釋文時雀弁大卞已分爲二不始於開成石經也九經字樣云弁今經典相承或作卞詩小弁漢書亦作小卞

王再拜興荅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

荅白虎通引作對此今文尙書也凡古文尙書荅字今文皆作對如雜誥奉荅天命尙書大傳作奉對

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主宅

正義引鄭注云徐行前日肅蓋鄭讀宿爲肅

宅今本作咤釋文曰咤陟嫁反亦作宅又音妬徐又音託又豬夜反說文作託丁故反馬本作詔與說文音義同玉裁按

說文七篇一部曰託奠爵酒也从一託聲周書曰王三宿三祭三託許所據蓋壁中古文原本馬本作詔者字之誤也孔本作咤者又託之字誤也其作宅者別本也既釋為奠爵則有居義故其字無妨作宅蓋說書家有讀託為宅者鄭訓為卻行亦於古音同部求之

玉篇口部曰託丁故丁嫁二切周書曰王三今本脫三字宿三祭

三託孔安國曰王三進爵三祭酒三奠爵本或作吒王裁按然則孔本亦作託而咤乃吒之譌也

上宗曰饗大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荅拜大保受同祭嘒宅

釋文宅如字馬同徐殆故反王裁按徐音則宅同度占宅度

二字通用皆訓居也宅古音如鐸亦音徒故切集韻十一暮

曰度或作庀宅二十陌曰宅或作度是也

說文二篇口部曰啗嘗也从口啗聲周書曰大保受同祭啗授宗人同拜王荅拜大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侯王出在應門之內大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

詩于旄疏引鄭駁異義云尙書顧命諸侯入應門皆布乘黃朱言獻四黃馬朱鬣也

白虎通紼冕篇書曰黼黻衣黃朱紼亦謂諸侯也王裁按此今文尙書也古文尙書布乘黃朱之異文也漢書韋孟諷諫

詩黼衣朱黻此正用今文尙書黼衣謂畫黼於衣也黻同市

亦作鞞蔽膝也假借作紉芾芾鞞朱鞞與詩斯干易困卦訓
同李善注文選不誤師古注漢書云畫爲亞文故謂之鞞誤
矣漢書正文本作鞞注本云朱鞞爲朱裳畫爲亞文也亞古
弗字故因謂之鞞又作紉其音同今本舛誤

白虎通曰天子朱紉諸侯赤紉詩云朱紉斯皇室家君王謂
天子也又云赤紉金鳥會同有釋又云赤紉在股皆謂諸侯
也書曰黼黻衣黃朱紉亦謂諸侯也別於天子謂之黃朱黃
朱亦赤矣王裁按今本譌舛不可讀爲正之如此毛傳於采
芑曰朱芾黃朱芾也於斯干曰芾者天子純朱諸侯黃朱說
與今文尙書合

賓稱奉圭兼幣

王裁按說文所引稱奉介圭蓋引大保承介圭又誤涉此句
而合之也

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

白虎通姓名篇尙書曰再拜稽首

王義嗣德荅拜大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
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裴若克恤西土惟新
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

說苑政理篇曰誅賞者所以別賢不肖也故誅賞不可以繆
誅賞繆則美惡亂矣書曰畢協賞罰王裁按子政所引今文
尙書與古文尙書同若史記周本紀云畢力賞罰以定其功
尙書大傳云書曰畢力賞罰以定厥功白虎通諫諍篇云尙

書曰必力賞罰以定厥功此則漢民間所得大誓之文與此文相似而不可溷為一王伯厚稱為漢儒所引異字誤也

又按史記畢力汲古閣刻不誤王氏刻力作立恐誤

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

說文三篇支部曰敷攸也从支專聲周書曰用敷遺後人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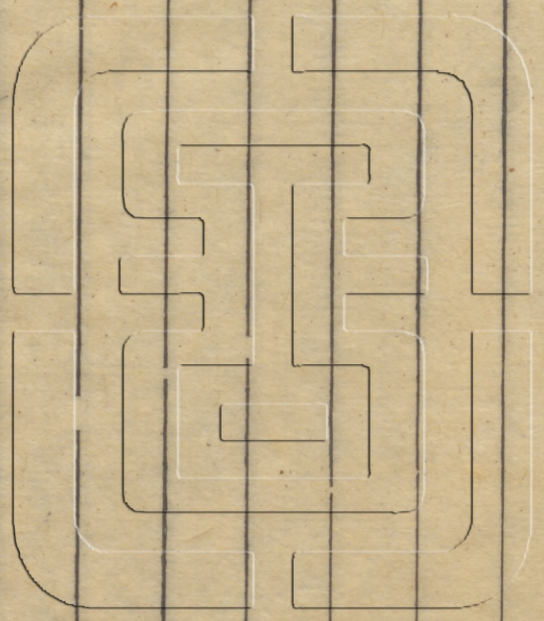
敷也从支也聲讀與施同按經傳攸皆作施敷皆作敷漢碑

多从寸作敷五經文字曰敷說文也敷經典相承隸省也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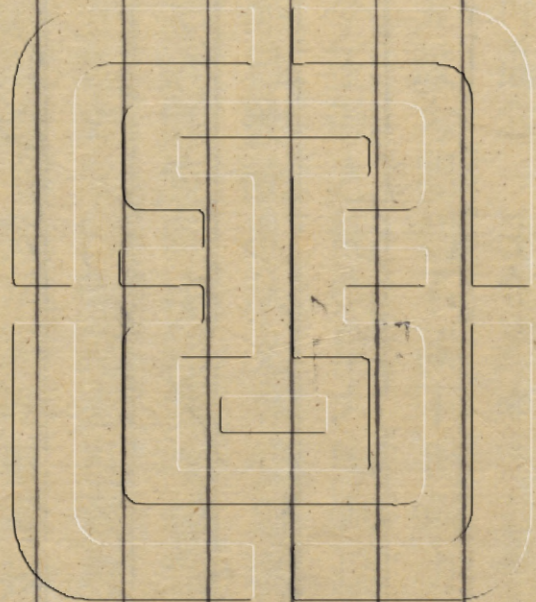
非隸省乃隸變耳變寸為万筆勢相同非从方也今俗从方

則誤矣又與寸古通用是以下體从又之字隸或从万

寡命與大雅寡妻康誥寡兄同訓



嘉應生員李恆春校



皇清經解卷五百九十四

學海堂

古文尚書撰異

金壇段大令

玉裁

著

康王之誥第二十七

周書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

偽孔安國尚書序曰伏生康王之誥合於顧命玉裁按此今

文尚書也 釋文曰馬本從此已下為康王之誥又云與顧

命差異敘歐陽大小夏侯同為顧命 正義曰馬鄭王本自

高祖寡命以上內於顧命之篇王若曰已下始為康王之誥

玉裁按偽孔自王出在應門已下為康王之誥今不從

惟予一人釗報誥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

于天下

釋文曰馬讀底至齊絕句

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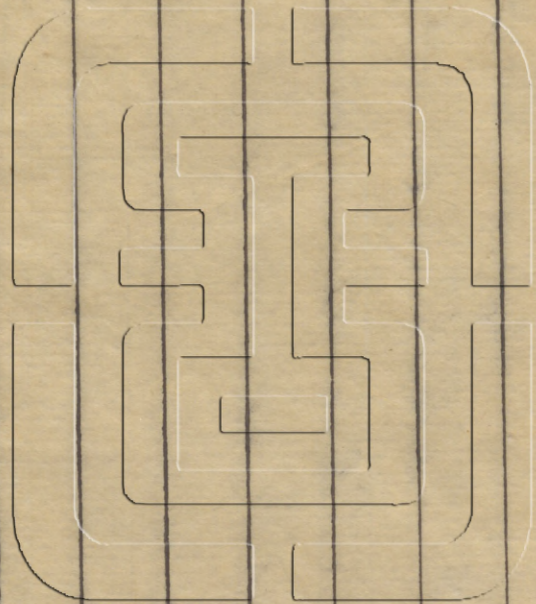
顧氏炎武金石文字記曰唐石經于誤予玉裁按此王堯惠補字之誤也

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

漢書谷永傳永對上曰經曰雖爾身在外迺心無不在王室後漢書張酺傳肅宗詔報曰經云身雖在外乃心不離王室荀彧傳彧勸操曰雖禦難於外乃心無不在王室注引尚書亦作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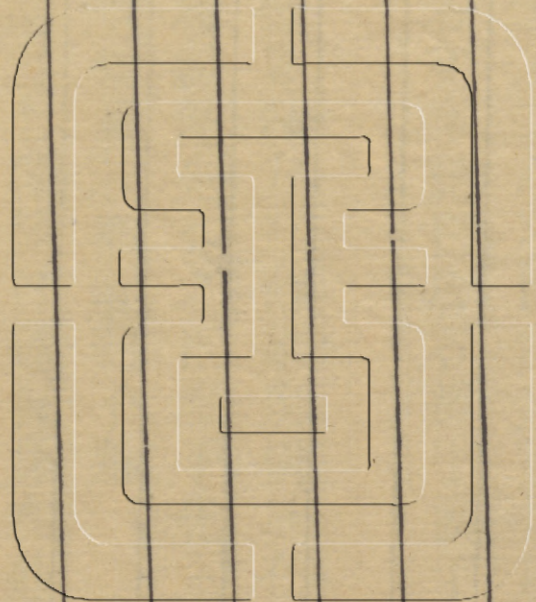
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

白虎通爵篇尚書曰王釋冕喪服無反字蓋今文尚書也



皇清經解卷五百九十四終

嘉應生員李恆春校



皇清經解卷五百九十五

學海堂

古文尚書撰異

金壇段大令 玉裁 著

棗誓第二十八

周書

說文七篇米部曰棗惡米也从米比聲周書有棗誓玉裁按
 各本作棗北聲玉篇廣韻引說文作棗皆誤也北聲在之哈
 職德部比聲在脂微皆灰部棗在至韻形誤作棗古無从米
 从北之字經典釋文五經文字皆不誤今訂正春秋定公十
 年左氏傳曰若其不具用稗稗也陸德明曰又作糝必履反
 玉裁謂糝卽棗之或體也周書有棗誓者卽衛包本之費誓
 也周官經雍氏禮記曾子問今本禮記誤改作費釋文可證鄭注皆作棗誓
 尚書大傳作鮮誓史記作舛誓集解曰徐廣云舛一作鮮一

作獮駟案尙書作柴索隱曰尙書作柴誓今尙書大傳作鮮誓鮮卽肸字異也王裁按鮮音一讀如斯獮古音如徙故與肸音近蓋許鄭從古文尙書作柴史記用今文尙書也據裴駢司馬貞則唐初尙書本作柴衛包用貞柴卽魯卿季氏費邑之云改爲費字宋初陳鄂乃又改釋文之柴爲費王氏鳳喈曰柴爲魯東郊地則應在今曲阜而已無攷唐人改爲費攷春秋之初費自爲國隱元年左傳云費伯率師城郕後并於魯爲季氏邑僖元年在傳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是也漢爲縣屬東海故城在今兗州府費縣西北二十里去曲阜且三百里後人疑作誓之地卽在此皆非也儀禮士喪禮記有秘鄭注古文秘爲柴此假柴爲秘也今刻儀禮柴譌作柴

釋文柴音秘今說文兵媚切

又按肸鮮獮三字雙聲尙書大傳作鮮史記作肸今文也史記多從今文許君說文鄭君周禮禮記注作柴此古文也据史記集解云駟案尙書作柴孔安國曰魯東郊之地名也然則駟所謂尙書者卽孔本之尙書孔本經文及傳文皆作柴與許鄭本同明甚天寶三載衛包乃改爲費耳司馬貞索隱亦云尙書作柴誓柴地名卽魯卿季氏之費邑地也今索隱單行本柴改爲費而震澤王氏所錄不誤又如宋世家曰涕索隱云尙書作圍今震澤王氏所錄改爲尙書作驛而單行本不誤凡古書之當參伍曰求其是如此陸氏尙書音義當有柴字音訓又經開寶中刪改矣柴果在東郊則非季氏之

費邑王氏鳳階辨甚確孔傳與正義皆無此說衛包蓋依小司馬陋說改之 五經文字米部曰柴周書篇名今文作費此大麻中謂天寶所改爲今文也 廣韻五至柴魯東郊地名此用孔傳蓋陸法言元文也可證孔傳不作費 玉篇米部棊鄙冀切惡米也此柴字之誤也後人不知更正而於部末補棊柴二字宋人所爲也

又按玉篇棊字或是顧野王所據說文如此後來乃誤爲棊也集韻之棊卽棊字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竝興

周禮雍氏注伯禽以出師征徐戎釋文曰劉昌宗本作郟音徐玉裁按說文邑部郟下邑也魯東有郟城史記魯世家

頃公十九年楚伐我取徐州徐廣曰徐州在魯東今薛縣索隱曰說文郟邾之下邑在魯東又郡國志曰魯國薛縣六國時曰徐州又紀年云梁惠王三十一年下邳遷於薛故名曰徐州則徐與郟竝音舒玉裁謂經言徐戎謂戎之在郟者在魯東切近擊櫜相聞故曰東邾不闕邾魯之間得有戎者如衛亦有戎州也齊世家田常執簡公於徐州徐廣云其字從人陳氏邑索隱亦說以說文之郟則非也 又按前說非也劉氏明言郟音徐然則徐之或體作郟耳徐州之戎說固不易

善敎乃甲冑

說文三篇支部曰敎擇也从攴冑聲周書曰敎乃甲冑玉裁

按說文网部罟从网米聲或从卣作棠然則敫字古音不讀
如了彫切當讀如彌綸之彌鄭注謂穿徹之音義略相協
敵乃干

說文三篇支部曰敵繫連也从支喬聲周書曰敵乃干
無敢不弔

玉裁按弔通也通至也至緻也

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

礪者厲之俗字也唐初本當亦作砮於元應引砮砥砮丹知
之

今惟淫舍牯牛馬

說文二篇牛部曰牯牛馬牢也从牛告聲周書曰今惟牯牛

馬玉裁按大徐本無淫舍二字李燾因之小徐本今惟淫牯

牛馬無舍字韻會引小徐併無淫字此非轉寫奪去卽叔重

當年筆誤也攷鄭注云施牯於牛馬之腳施訓經文之舍也

孔傳云大放舍牯牢之牛馬大放舍訓經文淫舍也以今音

讀之孔讀舍上聲鄭讀舍去聲舍音此蓋賈杜衛馬鄭本同

然者或乃據脫去淫舍二字之說文以攷周書此爲顛倒見

牯許叔重訓爲牛馬牢鄭君則讀爲桎牯之牯正義云鄭

元以牯爲桎牯之牯謂鄭讀牯爲牯而易其字也牯字漢時

蓋惟古文尙書有此字故說古文者或訓爲牛馬牢或讀爲

桎牯大畜六四童牛之牯鄭本作牯九家及說文作告未嘗

作牯也鄭志冷剛問大畜注云巽爲木互體震震爲牛之足

足在良體之中良爲手持木以就足是施楛又蒙初六注云
木在足曰桎在手曰楛今大畜六四施楛於足不審桎楛手
足定有別否荅曰牛無手以前足當之故以足言之鄭意旣
楛之復敷獲斂穿庶可無傷牛馬

杜乃獲斂乃穿

釋文曰杜本又作敷

周禮雍氏注書柴誓曰敷乃獲斂乃

阱時秋也伯禽以出師征徐戎玉裁按正義云杜獲則賈氏

公彥尙書亦作杜也

說文主篇支部曰斂塞也从支念聲

周書曰斂乃穿

斂釋文徐乃協反又乃結反玉裁按念聲

之字不當切乃結儀禮湼多訓塞故斂與湼同二字雙聲也

釋文云獲戶化反徐戶覈反按戶覈反音獲獲胡麥切在

二十一麥宋時釋文覈譌作覆集韻乃於一屋曰獲胡谷切
書杜乃獲徐邈讀其因誤不察如此

無敢傷牯牯之傷女則有常刑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
祇復之

按經文言無敢者六惟越逐作勿敢唐石經及注疏本皆然
今坊間集傳作無敢越逐者誤也

史記魯世家敬復之徐廣曰敬一作振玉裁按作振者蓋今

文尙書也般庚篇震動萬民以遷石經作祇動咎繇暮日嚴

祇敬六德夏本紀作振敬無逸篇治民祇懼魯世家作震懼

內則記祇見孺子鄭注云祇或作振下曲禮臨諸侯眡於鬼

神注云眡或作祇祇振語之轉

我商賚女乃越逐不復女則有常刑

釋文云商徐音章按此舊音也仙民謂孔傳商度之訓讀如章耳漢律麻志云商之為言章也物成熟可章度也白虎通亦言商之為言章也章其遠近度其有以通四方之物故謂之商也今本白虎通章皆誤商後案因徐音釋商為表明殊未瞭 匡

謬正俗曰或問曰今市井之人謂算料量度為章估有何義

荅曰周書棨誓云我商賚女孔安國注云我則商度汝功賜

與汝也徐仙商音章然則商字舊有章音所云章估者即商

估也謂度其貴賤當其大小所堪爾今本匡謬正俗作費誓天寶已後所改也

玉裁又按史漢貨殖傳皆云千章之楸木千章如淳曰舊將

作大匠主材吏名章曹掾攷百官公卿表將作大匠屬官有

東園主章太初元年更名東園主章為木工此皆謂能度材

為章也章度乃周漢古語商度即章度不讀尸羊切也集韻

商諸良切度也尚書我商賚汝徐邈讀

無敢寇攘

惠氏定宇集尚書鄭注十一卷嫁名於宋之王應麟今人多

傳抄者其書不無小疵如此篇寇劫取也出詩蕩正義因其

亾失曰攘博士讀曰襄出爾雅疏今按爾雅釋詁攘仍因也

邢疏費誓曰無敢寇攘鄭注云因其亾失曰攘攘音義同

施博士讀曰襄邢所引因其亾失曰攘此出詩蕩正義及史

記魯世家集解其下則邢語也而施博士讀曰襄即余正釋

文之施息羊反也施乾者陳博士為爾雅音邢氏不欲徑用

釋文而小變之又昧於漢人注書言讀為讀日者皆是易其字言讀如讀若者皆是擬其音此當言讀如襄不當言讀日襄也後案襲惠之誤且日博士讀者漢今文家博士也一似今文家作無敢寇襄者不可不辨

踰垣牆竊馬牛誘臣妾女則有常刑甲戌我惟征徐戎

白虎通誅伐篇尙書又曰甲戌我惟征徐戎

峙乃糗糧

玉裁按峙从止寺聲轉寫者易止為山耳爾雅釋故峙具也亦同其義即說文之侍字也孔云儲峙即儲侍也說文食部餼乾食也从食戾聲周書曰峙乃餼糧按所引與今本古文尙書不同而音義皆略同說文米部無糧字而詩大雅以峙

其糧王制五十異糧爾雅釋言鄭箋注皆曰糧糧也大雅又云乃裹餼糧

無敢不逮女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榦甲戌我惟築無敢不共女則有無餘刑非殺

共今各本作供衛包所改也釋文共音恭開寶中又改大字作供此與召誥用共王能祈天永命無逸惟正之共同

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女則有大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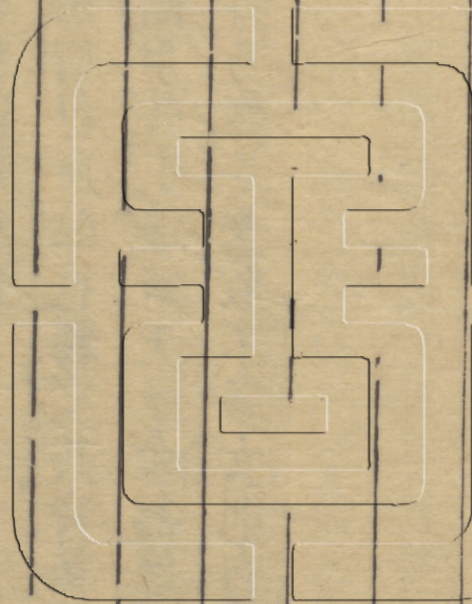
魯周公世家曰伯禽即位之後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

竝興反於是伯禽率師伐之於盼作盼誓徐廣曰一作鮮一作獮日陳

爾甲冑無敢不善無敢傷犴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

敬徐廣曰一作振復之無敢寇攘踰牆垣魯人三郊三遂峙爾芻茭

糗糧楨榦無敢不逮我甲戌築而征徐戎無敢不及有大荆
作此盼誓遂平徐戎定魯玉裁按此篇蓋大史公隱括錄之



皇清經解卷五十五終

嘉應生員李恆春校

